

张士敏
著

偷渡美国 不归路 亲历纪实

滴血白白

CHENG CHUN-PING

Big Sister Ping in China, above, in 1997 while on the run. Prosecutors will have the gangster Kwok take the stand against her, alleging she was his partner in the 1993 Golden Venture

LIU LIANG-CHY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士敏◎著

滴血自白

偷渡美国
不归路亲历纪实

DIXUE ZIBAI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血自白:偷渡美国不归路亲历纪实/张士敏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7

ISBN 7-5321-2352-9

I. 滴…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689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官 超

滴 血 自 白

——偷渡美国不归路亲历纪实

张士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63,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7-5321-2352-9/I·1883 定价: 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178575

序

写在前面的话：令人发指的现代奴隶贩卖

公元 2000 年 6 月 19 日清晨，按时令还未进入盛夏，但女皇属下的英伦三岛已经热浪滚滚，人们都忙着涌向海边游水嬉戏、消暑度假。泰晤士河畔著名的大笨钟不紧不慢地敲了六下，旭日初升，晨光熹微，微风轻拂，连接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多佛海峡渡口开始忙碌起来。一辆辆货车驶离渡轮登岸。这些车辆装载的大都是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物资。它们按顺序停在规定的停车线上，等待海关官员的检查。

车辆不是很多，关员手脚麻利，所以通关速度还是很快的，有的只是例行公事。

6 时 40 分，身材高大，戴着墨镜、蓄一把大胡子的亨利和他的拍档、身材稍矮、鼻尖上长满雀斑的詹森说笑着，走向一辆由荷兰鹿特丹出发经过比利时，目的地伦敦的 18 英尺长的密封冷冻货柜车。这是那种常见于往返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货柜车，陈旧的车箱两侧涂抹着广告。

报关单上的货物是番茄。

亨利开启货柜大门。

司机似乎有些局促不安。

亨利打开车门，发现原本堆在柜门前、高至车顶的一箱箱番茄竟在车内散落一地，而且冷冻机似乎从未开过，以致番茄腐烂，臭气冲鼻。亨利好奇奇怪，他拉出几只零散箱子，猛然大叫一声：“啊！……”

“伙计，怎么啦？”身后的詹森问。

“你……你看。”亨利结巴。

詹森一看，也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那是一具男人尸体。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再睁大眼睛向里察看，纵深幽暗处，里面躺满尸体，横七竖八，交叉重叠。一个个都龇牙咧嘴，有的手扒咽喉，有的嘴角挂着血迹，有的怒目圆睁，说明死前他们非常痛苦、极端忿怒。亨利和詹森活了三四十岁，除了在描写二次大战电影上看到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毒气房和焚尸炉中堆积的尸体，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

刹那间，两人全都呆住了。

啊！……猛然亨利又尖叫一声。原来尸堆中爬出两个人，他们似乎想站起来但根本无法站立，只能像动物似的向外蠕动，同时张大嘴巴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

鬼！鬼！……亨利惊叫着同时转身想逃。

不，那是人。詹森吼叫，你快去报警，我守在这儿看住司机。

那个荷兰司机一时也吓傻了，竟然忘记逃跑。

警察和救护车呼啸而至,两个幸存者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警察和海关前来援助的人清理尸体,经辨认,死者全都是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年轻偷渡客,共 58 人,其中有 4 名女性。初步断定都是因高温缺氧窒息而死。

他们这般年轻,可就这么轻易地死了!望着那一个个扭曲变形的脸,一些清理人员不禁流下泪水。要知道,这是在和平时期,太平盛世,朗朗乾坤,没有屠杀,没有战争,可这些年轻人却在英伦三岛异国他乡送了命。是谁犯下这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是谁?是谁?

是国际偷渡活动的组织者,是那些只知赚钱罔顾人命的蛇头、人口贩子。

这起惨剧震惊世界,也震撼中华大地。引起人们的深思。

偷渡不仅损害国家形象,也给偷渡者个人生命财产和家庭造成重大伤害,这个超级社会毒瘤,决不能等闲视之。以往在人们心目中偷渡只是少数人和个别省、市地区的问题,这不对。首先这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某些人的问题,同毒品买卖一样,这已经是国际性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国际化和企业化。如果我们不予重视、不加制止,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为何偷渡?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世界上人们之所以偷渡,除极少数因为战祸、政治、宗教原因,绝大多数由于经济原因。综观全球,偷渡客都来自第三世界,流向经济发达的第一世界,西欧和北美,美国更是首选。偷渡的不仅有华人,参

与的还有南美、亚洲、非洲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就绝对数字说,华人偷渡客人数不仅远不及墨西哥,甚至赶不上东欧一些国家。在漫长的美、墨边境线上,一天 24 小时,偷渡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是在美国,提到偷渡,人们首先就想到华人,好像只有华人在偷渡。当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怎会造成这一现象?我认为其原因是华人偷渡集团干的几件惊天动地的蠢事,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用上海话说,就是“吃相太难看”。比如 1993 年发生的“金色冒险号”事件。蛇头用这艘报废旧船载了 286 名福建偷渡客,从福建沿海出发,穿过太平洋、越过赤道和好望角,经过六十多天的艰难航行抵达美国沿海。美国海岸线曲折漫长,可供选择的地方很多,而且既然偷渡就得“偷”。但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冒险号”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选择直撞纽约,在纽约登陆。1993 年 6 月 18 日凌晨,“冒险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穿过美国海岸防卫队飞机和舰艇组成的立体防线,全速前进,嘭,在热闹繁华、人口稠密的皇后区洛克威海边撞滩,偷渡客纷纷跳水。勇则勇矣,其结果是 10 人当场溺毙,其余人绝大部分被活捉送进牢房。

纽约是联合国所在地,是美国也是世界的最大都市,美国和世界一些最大、最有影响的媒体几乎都集中在这儿。此事所造成的效果和影响不难想象。好像爆炸一颗原子弹,电台、电视、报刊竞相宣传报道,而且都摆在显赫位置。有的报纸将之称为诺曼底登陆,有的说这是偷渡史上的创举和奇迹。而且不只是发一两条消息就完事,许多媒体都连续跟踪,不断

报道,可以想见留给公众的印象多么深刻、难忘。所以有家华人媒体感叹:“一年 20 万悄悄溜进来的阿米哥(墨西哥人)所造成的影响,也没‘冒险号’这 200 人的大。”再比如这次多佛货柜惨剧给全世界所造成的震撼,在世界偷渡史上也都是罕见的。

偷渡风为何愈演愈烈?尤其在福建特别盛行?这有历史原因。从清朝甚至更早,福建人就有出洋到海外谋生的传统,以前下南洋,成功者不乏其人,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好不风光。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海外关系人们都敬而远之,避之不及。偶尔有偷渡外逃那叫“叛国投敌”,抓获了不仅本人被关被斗,父母兄弟和亲属都要受株连。出洋风销声匿迹。“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放眼世界,人们自然脚痒痒,想出洋。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南洋已时过境迁,人们将目标瞄准大洋彼岸世界首富美国。早年福建人赴美的也不少,以前不敢来往,现在逐步恢复联系,知道美国生活好,收入多,一些蛇头更是加油添醋,肆意渲染,将美国说成是天堂,简直遍地是黄金,俯首可拾,在这种误导下,从八十年代初期起,闯荡美国横渡太平洋的风在福建沿海悄然掀起。有直系亲属关系者自然通过合法手续办移民。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路子,可又向往那个“天堂”,于是只能采取非法途径——偷渡。

自八十年代初至今,偷渡从未停止过,但就像海上波浪一样也有高低,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波是 1982 年至 1984 年,改革开放,紧闭的国门开启,蛇头凭借灵敏的嗅觉,开始进行国际人口贩卖活动。他们在

福建、广东和浙江招揽偷渡客。当时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巴拿马、墨西哥，只要花二三百美元便能拿到入境签证。蛇头先将偷渡客弄到香港，凭签证进入这些国家，蛇头花钱买通当地官员，从陆地进入美国。当时费用是一万八千至二万美元。所以纽约唐人街（Chinatown）称这些人为“万八哥”。那时的偷渡风险比较小，偷渡客也比较舒服。为此被称为“逍遥期”。

为制止这股偷渡潮，1985 年中国大陆加强出入境管理，逮捕处罚一些蛇头，同时玻利维亚等国相继关闭中国护照签证。使汹涌的偷渡暂时得以遏制。

第二波是 1987 年至 1989 年，经过短暂休整、窥测方向，蛇头卷土重来，他们将偷渡客先弄到泰国，再由泰国买假护照和假签证坐上飞机直撞美国，这有一定的冒险性，撞关成功率在 50% 左右，不过即使被识破，问题也不大。根据美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当事人可以要求“政治庇护”，取保候审。此时费用上升至二万五千至二万八千美元。由于条件限制，只能是小批量。此时称为“勇闯期”。

第三波是 1989 年至 1998 年。借道泰国，用假护照、假签证闯关的成功率毕竟不高，而且成本高，只能小批量进行，赚头太少，国际人口贩子当然不过瘾，一不做二不休，从八十年代后期起，用整条船载着大批人直奔美国。方法是租或买一艘旧货轮或渔船，等候在福建外海，由小蛇头带领物色到的偷渡客，躲过公安边防人员，偷偷乘小船出港，到大船停泊点上船，横渡太平洋。每一艘船装载都在 100 人以上，通常是二三

百人,最多的是一艘“东林号”,一次运载 525 人(这是被抓住曝光的,漏网者不知有否比这还多),创整船偷渡历史记录。偷渡费用九十年代初期每人三万美元,后来不断上升,现在要五万美元。这种大批量载人利润极高,各路蛇头,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尤其是 1992 年 6 月,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联合国作出“完全禁止流刺网渔船作业”的禁令,使日本、台湾、韩国的大批流刺网渔船停航。那时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或租到一条船。据不完全统计,1992 年至 1993 年最旺盛时,有近百条满载人蛇的这种偷渡船自福建沿海或东南亚沿海出发,横渡太平洋,直奔美利坚。其中部分遭拦截,大部分获得成功。

1993 年,“金色冒险号”公然在纽约撞滩,美国朝野震惊,美国加强沿岸巡逻,海岸警卫队在外海实行空中水上立体巡逻,取得一些成绩,拦截到不少偷渡船,但并未能彻底杜绝。有些船改走曲线,先去防范松懈的加拿大、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家,让偷渡客登陆再伺机进入美国。行家称这段时期为“百舸争流期”。

第四波是 1998 年至现在。整船强渡,直奔美国显然不适合,蛇头针锋相对,改变策略,采取多样化。自九十年代后期起至现在,大体采用三种办法。一是集装箱战术:与船公司或船上有关船员窜通,将偷渡客藏进集装箱轮货柜,横渡太平洋到美国。二是迂回战术:让偷渡客参加香港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旅游团,中途脱团,再用假护照、假签证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一些国家前往法国、英国,再候机会去美国,也有经

加拿大、墨西哥再去美国。三是走合法路线：利用 B1 签证。B1 签证供短期商务旅游用，有效期三个月。申请人需有美国有关公司、学校、农场的邀请。蛇头与这些单位相勾结，发邀请信，骗取美驻大陆领馆 B1 签证，有单个也有组团，进入美国后三个月滞留不归。在所有偷渡方式中，这是最“绅士”、最舒服的。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利用此一途径偷渡美国的大有人在，唯有福建人不能享用，除非他们想办法将护照中的籍贯改成其他省份，否则无论你的邀请信是真还是假，都很难取得签证。因花样各异，各显神通，所以这是“百花齐放期”。

国际偷渡集团通常组织严密，有的蛇头在大陆拉客，有在国外接应，里应外合。为便于偷渡客运转，在香港、东南亚、欧洲、中南美洲和非洲蒙巴萨等一些地方都设有中转站。其中不少是黑社会组织。如“金色冒险号”幕后主谋郭良琪，就是纽约华埠黑社会组织福青帮首领，现已被美国逮捕并判重刑。

有的台湾人在偷渡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蛇头称偷渡客为“鸭子”，把装载偷渡客的船叫“桶子”。这些人通常负责提供“桶子”给蛇头装“鸭子”。当大蛇头招揽到足够“鸭子”时，便会找干这一行的台湾关系户，双方讲定价码、达成协议后，台湾客便回台湾买或租“桶子”。台湾大量渔船闲置，价格非常便宜，有时甚至花不到七八万港币便能租到一艘闲置的渔船。将船稍作改装，开到香港注册，然后备好食物和淡水，开到大陆沿海或东南亚某个港口接“鸭子”上船。

台湾的“护照”在偷渡活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台湾

人所持“护照”的美国签证,都是五年有效、多次往返。偷渡组织最受欢迎。这种“护照”和签证据台湾有关方面公布,仅1994年台湾就有近两万起“护照”因遗失而挂失,而且还在递增。其实遗失是假,卖掉是真。一份有多次往返美国签证的台湾“护照”在东南亚黑市价是一万至一万二千美元。一些聪明的台湾人先在台北申请美国签证,再去曼谷将“护照”和签证卖给蛇头,然后编个遭窃、被抢或是不慎失落的故事,去台湾驻曼谷的机构挂失,再申请回台办理新“护照”。

国际偷渡组织为何如此猖狂?一个字:钱。据美国有关方面披露资料,有些大蛇头一年净利润超过一千万美元。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每年贩运偷渡客的全球贸易额高达四十亿美元。世界上绝少有这样赚钱的生意,连贩毒也无法与之相比拟,而且贩毒罪名重、风险大,在所有国家都是重罪,有些国家一旦逮住,对不起,请你上绞架或是吃枪子儿。偷渡就不一样了,有些国家没有这条罪名,有些最多判二三年。利益是催化剂、原动力,在暴利的驱使下,美国、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华人和黑社会组织改弦更张,改做华人人口偷渡生意。

“偷渡是用生命做赌博,当你踏上偷渡旅程,死亡就紧随左右与你作伴。”这是美国移民局规劝人们不要偷渡的宣传品中的一句话,有人认为这是言过其实,吓唬人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

为节省开支,蛇头所使用的“桶子”不是报废货船就是停航的渔船。普通货轮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一般只须半个月,这些破旧偷渡船要航行一二月有的甚至三个月。而且经常

在海上抛锚出故障。1999年10月26日,美国海岸防卫队在太平洋中途岛附近海面,救助一艘载有120名福建偷渡客的偷渡船“渔兴”号,这艘船机器坏了,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二十多天,船上食物吃完,偷渡客都奄奄一息,其中有三人死亡,若再延误几天将会有更多人死去。另在同年11月,一艘载有43名华人偷渡客的渔船在瓜地马拉外海沉没,其中5人死亡,38人获救。

有不少女偷渡客在船上遭押船的蛇头打手强暴轮奸。

近年时兴的用集装箱货柜偷渡,也同样危险。

10

货柜本是装货物不是载人的。你可以想象,将十几二十个男女,在一只40英尺长,8英尺宽,密不透风,什么设备也没有的大铁箱里关二十天,那是什么滋味?蛇头心目中只有钱,根本不考虑这些。多佛货柜58人丧生惨剧较大、较典型,但并非仅此一次,类似事件经常发生。就在多佛事件前不久,2000年1月10日,美国西雅图移民局在一艘来自香港的货柜船“五月角号”的一只货柜中查获18名年轻华人偷渡客,货柜里恶臭熏天,移民官只得戴着防毒面具进去,赫然发现其中3人早已死亡,幸存者奄奄一息。至于在零下40度严寒中潜越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圣劳伦斯河、尼加拉河被溺毙或冻死,以及冒摄氏40度的酷暑高温,偷越美国、墨西哥边境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中暑渴死和遭毒蛇咬死的偷渡客更是不计其数。美国媒体披露,仅1999年因上述原因意外死亡的华人偷渡客就有162人。对此蛇头能躲就躲、能赖则赖,根本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本身就是非法,端不上台面,死者远在大

陆的父母亲属,也只能含泪吞声,打落门牙往肚里咽。为此,到底有多少人因偷渡送命无从知道。

美国一位研究华人偷渡的华裔学者估计,在这漫长、曲折、艰险、危机四伏的偷渡旅程中,100个偷渡客中有40人要丧命,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可能高些,但为此送命的人确实为数不少。可悲的是人死了还不能声张,到底死了多少人永远是个秘密。

这是谋杀,不折不扣的谋杀!

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偷渡客抵达美国后,有些人以为成功了、胜利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等待他们的是另一道鬼门关——逼债。

偷渡出发前通常讲定先付全部偷渡费用的10%,五万美元先付五千,余款四万五千美元,人到美国后付清。到了美国,蛇头当然不会放过你,他们最最关心的是你什么时候将余款付清?蛇头不少是黑社会分子。他们会将你弄到一个僻远的房子里,先请你吃一碗面和一个鸡蛋,这叫平安面和平安蛋,算是替你接风,再让你给大陆家里打个电话,报告平安到达。接下去就问你,什么时候将余款付清?

付款可以在美国也可以给大陆蛇头。通常是让你打电话给美国亲友或大陆家人,让他们筹款。三四万元美金对大陆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困难是你的,他们才不管呢,一般期限一个月,很少有超过三个月的。

若你支吾回避,不说出准确的还款日期和还款方式,等待你的将是毒打和酷刑,而且还接通你大陆家人的电话,让你的

惨叫声传到他们耳朵里,迫使他们想尽办法不惜一切去借钱。设想一下,听到那隔洋传来的惨叫声,大陆父母妻儿岂不心碎。为救亲人,大陆家人只得四处奔波筹钱,很多是借下月息二分的高利贷。

这些偷渡客在他们手中不死也剩下半条命。

因付不出钱被打伤致残和打死的偷渡客在纽约时有所闻。警方破获过多起这类案件。

干这一行都是黑社会,有些蛇头还不是黑社会中人,要想这样做能力有限,但又不甘心损失,便将付不出钱或是不肯付钱的“鸭子”转手卖给黑社会。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一只“鸭子”价格八千至一万美金,如今涨到一万二至一万五。黑社会将“鸭子”买下后,将男的送到有关餐馆监督打工,供吃住,每月工资八百元全归黑社会,像这样至少要干五年。女的先被强暴,然后送到黑社会开设的地下妓院接客,要做满三年才能自由。

偷渡客不畏艰险偷渡,目的为赚钱发财。

蛇头招揽偷渡客的最主要法宝也就是鼓吹:美国富裕,赚钱容易,到美国就能发财。

福建一些盛行偷渡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致富去偷渡,三年就成百万户。

真是这样嘛?不,这是蛊惑!这是欺骗!

组织偷渡贩卖人口发财的蛇头多的是。许多人从穷光蛋变成大富翁,是偷渡客的血养肥了他们。2000年6月,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刊登被人们称为“人蛇皇后”、著名大蛇头“萍

姐”发迹的经过。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当年穷得叮当响的福建村姑，十多年来就是依靠组织偷渡贩卖人口，从一个穷光蛋成为大富豪。在大陆、香港、美国都拥有房产。有人估计她拥有四千万美元个人资产，这些钱是从哪来的，不是很清楚吗？

多行不义必自毙。东躲西藏最后终究要被押上审判台。

旅居美国八年，因生活和工作关系，我结识过许许多多偷渡客，听了许多有关他们的情况，真是耸人听闻、触目惊心、含泪带血、令人扼腕。他们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抵达向往的美国，与此同时又堕入另一口深井。为了还债，他们有的要打二份甚至三份苦工，累得吐血；有的女孩子为谋生和还债被迫卖淫，有人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堕落为黑社会成员，受到法律制裁，如此种种。每个人感受几乎相同，那就是苦！太苦了！绝大多数人都懊恼偷渡，觉着得不偿失。但当他们给大陆亲人写信或打电话通常又都报喜不报忧，拣好听的说，加上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下寄回家的美元，给家乡亲人一个印象：美国钱好赚，这不，他们发财了。因此形成一个怪圈：一面懊悔偷渡，一面却鼓励偷渡。

这些年，福建一些村镇出现许多新建楼房，其中不少是由海外汇款建造的。看着这些楼房令人高兴，但也有人感叹：有谁知道，在那些小洋楼的砖缝里，凝结着多少打工仔的汗水和被迫卖淫女的泪水。

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事件发生后，我就在注意这方面情况，搜集有关资料。这次多佛惨案更让我震惊和痛心。八年来，我结识了许多偷渡客，访问过许多人，终于写成此书。

这是他们心灵的倾诉，滴血的自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必须将主人公的真名隐去，但内容却是绝对真实。

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还有许多困难，一些人下岗失业，有些地方尤其是农村收入还比较低，但还没有到非偷渡不可、不偷渡就活不下去这一步。

制止偷渡要靠公安边防和各级政府，要靠法律，要给蛇头以严惩。但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偷渡的可怕和危害性，抵御诱惑、拒绝偷渡，让事实说话，揭露蛇头的骗局和谎言。我要真诚地告诉人们：偷渡是一个陷阱，一条死亡之路，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我要大声疾呼：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我们必须终止这种罪恶行径——令人发指的现代奴隶贩卖。